

## 爆玉米花的傷痕

張憶家

每年高中學生西屋獎揭曉的時候，華人社區深感與有榮焉，因為經常有幾乎超過半數的得獎者為亞裔學生。在亞裔密集的社區裏，高中畢業典禮上，如果得到前幾名的孩子不是亞裔的話，那真要叫人跌眼鏡。事實上，亞裔孩子的成績一般來說是相當好，但是在邊緣徘徊，成績不好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許多城市隸屬的警察局裏還設有專人，處理亞裔幫派的問題，難道是“橘逾淮為枳”？

華人父母多以成績來衡量孩子的價值，常聽到的說法是高中成績好，SAT 分數好，就可以進到好大學，一生前途無量。其實，在現代的社會裏，漂亮的成績單，赫赫有名的大學出來的學生可能得到應徵第一個工作的概率比別人好一些，但是在第一個工作之後的轉換或晉升可能就在乎真才實學了，成績單、名校的比重越來越沒有分量。學位的高低也不見得與薪水的多寡成正比。筆者的大姊擁有學士學位，二姊有兩個碩士學位，筆者忝得博士學位。收入是老大最多，老二其次，我最少。人生當然不是以賺錢為目的，然而許多父母總是脫不了“書唸得好、唸得多”，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心態，如果孩子的成績好，在其他方面的要求可以網開一面，其實他們就完全沒有問題了嗎？

根據研究報導：亞裔的孩子成績好，在追溯家族的移民史時，發現他們多半是第一或二代的移民，成績比較好些。那些在美國年代久遠的家庭，受到文化的薰陶較深，可能也不會像移民一般，對孩子的課業成績兢兢業業。這些第一、二代的孩子成績固然好，但是移民的過程在他們的人生中留下什麼樣的影響呢？

筆者曾在一家精神病院亞裔病房從事臨床心理學的工作，根據臨床工作的經驗（當然不是每一個精神病患都符合下列的剖析），許多亞裔的病患都有這樣的現象：如果他們在剛進入青春期時移民，也許當時的適應有些顛簸，然而如果置之不理的話，到了十幾、二十來歲時

問題百出，無法跟上與年齡配合的發展課題（學業有成、獨立自主、闖蕩事業、發展親密關係等）。如果比剛進入初中要早個一、兩年移民的話，小學生們對這個剛來的外國小孩，也許有興趣要跟他做朋友，幫他的忙；就算不想理他的話，也不致於太殘酷。到了高中才移民的話，其他的高中孩子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與死黨來往，根本無暇顧及新來的朋友，遑論找他們的麻煩了。至於初中的孩子，有些難辦；自己有自己的初青春期的挑戰要適應，看到新來乍到的孩子，可能常找他們的渣，而藉此不需面對自己的議題。而在初中時才移民的孩子，心理上已邁入“胳膊往外彎”的時期—同輩朋友比家人還重要，影響力比家人要大得多了。在這個階段被同儕忽略或拒絕，都很容易影響他們的自我形象，在心理發展的路程上，立下一個龐大的路障。

八十年代的中期，“小留學生”或許“內在美”〈媽媽獨自帶著孩子到美國唸書〉的字眼常見諸於報章雜誌，探討他們在異地，人生地不熟，還得面對各式的壓力的種種議題。那時他們多半來自臺灣，然而隨著經濟發展，現在越來越多的具有這樣狀況的人來自大陸。在筆者的臨床工作經驗中，與他們面談時，常發現因父母想盡辦法要讓孩子來美國念書，但又怕手續辦不下來，孩子把這種事說出去；通常都不告訴孩子要來美國的可能性。上焉者，在暑假開始的時候告訴孩子這個計劃，但他們已經沒有機會與同學們告別，可以把以前的生活適當的告一個段落。下焉者，在要走的前幾天要孩子準備來美國，甚至到了美國之後，才告訴他們，要他們留下來讀書，不回去了。順服的孩子在沒有適當預備的情況之下，心靈惶恐，但儘量硬撐下去；比較叛逆的孩子，問題層出不窮。

讀這一類的文章，最怕對號入座。筆者提筆至此，幾乎可以想像到有些讀者讀到這裏冷汗直冒，尤其那些在孩子初中時候舉家移民來美的家庭更有這種可能。移民的歷程固然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但是不見得每個在這階段移民的人都會有精神分裂的可能性，當然對那些具有得病潛伏因素的人，在青春經歷移民的壓力，無異是雪上加霜。

爲什麼在青少年時期經歷移民的歷程，會有可能帶來極大的殺傷力？根據 Atkinson, Morten 和 Sue 少數族裔文化認同的模式，他們認爲少數族裔對主流文化可能經過下列幾個階段：從眾期 (Conformity)、認知失調期 (Cognitive Dissonance)、反抗期 (Resistance)、內省期 (Introspection) 以及天人合一期 (Synergistic Articulation)。特別當父母舉家辛苦地飄洋過海而來，家長們希望子女能免除升學壓力，仍能勤奮用功，以致在學業上能出人頭地。然而當子女一進入學校之後，父母親若不注意或用心幫助他們保留母語和母體文化，那麼他們會距離自己的母體文化越來越遠。華裔青少年與父母在移民的過程中，最常見的現象是父母處於文化認同的反抗期，子女處於從眾期。所謂的從眾期是指少數族裔對主流文化的一切想法、論點、行爲模式與價值體系照單全收，對自己族裔的看法深受主流文化的影響，除了外形不像主流文化的人士之外，其他沒有不像之處，因而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至於處在反抗期的特色乃是雖然身處異地，但彷彿仍身處故園，絲毫看不出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看來像是父母子女之間有代溝，其實因文化同化的程度不一致（當然一般都是子女比父母要快得多），更加突顯青少年子女與父母間的代溝的寬不可越。在親子之間，因文化同化的程度不同，在讀書的態度、主修的選擇、外表的修飾、衣著的選擇、金錢的運用與交異性朋友的尺度上，常見衝突。其實這類的衝突可能在沒有經過移民的家庭中，也常見到。但是孩子與同儕朋友間的差異，可能要比移民的孩子要來得小的多了。因此當父母使用權威，不讓孩子做這、做那時，孩子因著朋友的父母管教尺度相當寬鬆，覺得自己處處受限制，使得親子關係劍拔弩張。如果父母在文化適應上不能採取主導的地位，孩子因文化的差異，行爲與同儕不同時，更是容易受到同儕的拒絕。筆者最近聽到同事告訴我的一個小故事：小男孩由亞洲來，那裏對待狗的模式是要吆喝、做出要打的樣子，才可以使狗聽主人的話。每當他這樣做時，周圍的成人都會爲他拍手叫好，表示他很有威嚴。他們一來美國，去到一個養狗的朋友家，小男孩把在家裏的那一套用在朋友家的狗上，旁邊圍觀的小朋友一致認爲他太殘忍，沒人要跟他做朋友，他還沒機會認識這些小朋友，就被拒絕了。如果父母親熟悉文化的模式，引導孩子，或事後給予孩子恰當的解釋與教導，那麼因著拒絕帶來的創傷，很快就能平復。

因此，青少年的移民除了要面對發展的課題，天天照鏡子時，看到一個新的我，在孩童

與成人之間的尷尬打轉，還不知該怎麼調整自己時，他們比其他的孩子還多一個移民適應的議題。筆者以為移民的適應好比爆玉米花的過程—堅硬的玉米在經過高壓、高熱的過程後，一顆一顆經過蛻變，同樣的玉米爆出來各有自己的特色，成為有黃、有白，好吃的爆玉米花。當然有些爆的完全沒有原來的蹤跡，但有些依然堅硬如昔，高壓、高熱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既然在初邁入青少年時的移民給孩子帶來這麼多的壓力，那父母該怎麼辦？如果移民還只是藍圖，沒有成形，那麼父母該想盡辦法或是早些時候來，或是等他們過了這段風暴期才來。但是我恐怕有更多的讀者是已移民來美，那他們應該怎麼辦？心理的問題比生理的問題還經得起拖延，但是越拖、當事者的預後(prognosis)越差。也許孩子了在目前並沒有顯著的行為差異的問題，適當的干預(intervention)是相當重要的。這些干預可以是接受心理衛生專業工作人員的輔導、與教會或社區團體的帶領青少年的哥哥姊姊甚或朋友傾談。與父母親談心憶苦，追想當年移民的酸、甜、苦、辣，固然好，但是當子女提到不順遂的時候、甚或有些抱怨的意味，如果父母忙著為自己辯解，那麼很可能不歡而散。惟有父母能沉得住氣，專注於傾聽與瞭解，而不在乎提供解答方法或為自己辯護，那麼能談心，甚或覺得對方瞭解、接納、關愛自己的經驗可以成為一個心靈得到醫治的歷程。深願父母能瞭解子女雖是神所賞賜的產業，但父母並沒有擁有權，只不過是托管權，時候到了，子女自然會展翅離巢，怎麼樣幫助他們，讓他們能快樂、順利地離巢，是父母的當急之務。

參考書目：

Atkinson, Morten & Sue      Counseling American Minoritie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I w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is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publisher, etc.)